

巴山·蜀水·江湖

江湖的险恶，决定逃跑的速度
良心的厚度，决定停留的长度

蜀中盜志

李浩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蜀中盜志

李浩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中盗志/李浩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411-4275-8

I. ①蜀…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9644 号

SHUZHONG DAOZHIZH

蜀中盗志

李 浩 著

责任编辑 张庆宁
责任校对 汪 平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张 妮
责任印制 喻 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1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275-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自序

蜀中旧时人物系列小说，凡一百三十八篇，统称为《巴山·蜀水·江湖》，分《巴蜀奇人》和《蜀中盗志》两个部分。从情感上讲，《巴山·蜀水·江湖》是我的最爱，也是耗费我心血最多的一部书稿，这一切皆缘于我的父亲。我曾在朋友圈子里多次言及，父亲是巴山蜀水间一本江湖活地图，他有许许多多三教九流的朋友，时常肆无忌惮地摆一些野味十足的骚龙门阵。父辈们的江湖，关乎情事仇事，亦关乎官事匪事。盗者妓者，医者巫者，棒客刀客，僧尼侠士……听得多了，不知天高地厚地萌生了写一部比肩《聊斋志异》的书。

于是，就有了《巴山·蜀水·江湖》。

2011年春，吴鸿兄移尊天地出版社。得其赏识，结集《巴蜀奇人》出版，面市后读者评价，褒贬不一。现吴鸿兄回四川文艺出版社任职，《蜀中盗志》得以付梓，《巴山·蜀水·江湖》终得完璧。

《蜀中盗志》之于我，敝帚自珍在所难免。自恋之余，幸得朋友粉场，点赞后，唱偌大一个“肥诺”。

中国文学期刊现场评刊人易难于先生（素未谋面，不知先生尊讳，姑妄称之），对拙作就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携着一股江湖逸闻与民间传奇的味道，不似乡间野闻的缥缈荒诞，多一分巴山蜀水的传奇色泽流溢其间。相较于冯骥才京味儿浓郁的《俗世奇人》，李浩所

撰写的蜀中旧时人物系列，文笔更具文言古风，且将‘艳情、宗教、亲仇’的传统民间传奇元素熔于一炉，兼有《世说新语》的端庄雅度，《聊斋》的尘世迷魅，为言谈、逸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亦称‘志人小说’的要理得以精粹。”

易难于先生择其中三则评曰：“《贾秀才》讲述年事已高的贾秀才因老夫少妻，娇妻与猎户张苞私通并密谋在一个雷雨天伪造雷劈假象用火药烧死贾秀才，县令王紫阳明察秋毫，使真相得以水落石出。《雅僧》写鹤发童颜的蜀中高僧为神宗所闻，派苏轼前往相交求教，得养生秘诀——蒙茶，却因苏轼听信高僧以童女‘采阴补阳’的谣传，僧人不得已携蒙茶培育术远走，东坡因此抱憾终生。《残人》看似头重脚轻，收场潦草，情节无外乎大善人朱群山因误食毒鳝惨死的‘一条鳝鱼引发的血案’。但之前为何用相当篇幅铺叙徐中元父子因大火丧生与朱群山喜食鳝鱼的伏笔，之后火灾中的遗孤残人又凭借捕鳝绝技暗中饲养毒鳝，这当中的曲折隐衷颇引人玩味。……沿袭自唐以来古典‘志人小说’的传奇笔调，文风古雅，字里行间带着怀古仿古的敬意，却丝毫没有泥古的嫌疑。《贾秀才》语言明快带有谐趣，仿佛从蜀中竹影茶肆里拍案说书人的口中所得。《雅僧》行笔古雅如雅州山色，之中加入一处笔锋回转，将雅僧置于‘不老仙人’与‘邪恶妖魔’的游离境地，语言神秘诡谲，引人入胜……”

引人入胜的不是作者的“妙笔”生花，而是父辈们的故事叙说着老百姓心中所喜欢的人物，或侠或盗，或英雄或草莽，那是酣畅淋漓的痛快！机智、勇敢、侠义、仁爱……朴实里有几分狡黠，善良中带一分自私。市井小人物们活得轻松、自在，不装腔作势，不刻意饰伪，他们无法理解也无须追求“正道”，“道”于之而言，高深而沉重。倘若涉及是非丑恶，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则必定古道

热肠，以身家性命相搏。哪怕雾霾千里，也要呼吸顺畅！

远望可以当归，悲泣可以为歌。歌声不绝，怀戚为念。愿那些远去却依旧鲜活的人物，那些绮丽却充满忧伤的故事，如同火辣辣的蜀川烧酒，时常烧旺蜀人的满腔热血，川江般咆哮着奔腾而出。

李 浩

甲午秋九月蓉城蛙鸣斋

目 录

● 神捕

名捕/003

寒阳驿/016

库盗/034

素娥/048

独眼麒麟/011

金蝉寺/022

阿九/041

云三娘/057

● 侠盗

黑衣妓/075

十一郎/092

峨眉神尼/109

孪生盗/125

妖刀/139

黑白子/150

黑风侠/162

铁剑书生/083

芝溪客/101

刀王/117

涪江健儿/130

刀客/145

杀手/157

王如山/167

官秘

- | | |
|---------|----------|
| 桂妓/177 | 李家祠堂/183 |
| 贾秀才/190 | 神卜/198 |
| 师爷/206 | 黑虎/212 |
| 古画/216 | 野云渡/222 |
| 名厨/227 | 西湄/233 |
| 柳公泉/240 | 唐青天/248 |

女风

- | | |
|--------|--------|
| 烈女/253 | 阿春/259 |
| 杏儿/265 | 月儿/272 |
| 玉箫/277 | 小玉/282 |
| 青梅/289 | 麻姑/293 |
| 阿绣/299 | |

市井

- | | |
|-----------|---------|
| 残人/305 | 宣德壶/309 |
| 六指赌圣/314 | 姜神仙/323 |
| 巴蜀第一店/327 | 名医/332 |
| 神眼先生/337 | 雅僧/340 |

神捕



名捕

月明，星朗，一溪如画。

空旷的平地上，静坐着一位白须老者，正闭目神游。偶尔能够见到从他的手中，飞出一支又一支寒光闪闪的钢针，针细若牛毛，破空劲飞，支支没入眼前的岩石里。

月行中天，四野皆寂。

白须老者看看已近子时，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箭一般冲向不远处的遂州城，瞬间没入茫茫夜色中。

乾隆十七年冬月初一，遂州豪绅程春的老母亲七十寿辰，前来祝寿的客人多达一百二十之众。当天夜里，风雪交加，远道而来的宾客们，全部留宿在程府上。

鸡鸣三更，有客夜起小解。突听得邻近的上厢房里“咚咚”的异响数声，正诧异间，似有三团黑影大鸟一般从房间窗户掠出，冲天没入院侧的竹林中。客人迷迷糊糊，恍如梦中，揉揉眼返回室内，依旧安然入睡。

翌日晨起，程春大声招呼下人们，抓紧忙活客人的洗漱汤水和食用早点。正团团张罗间，夫人程王氏慌张如遇追命厉鬼，跟斗扑

爬地跑到他身前，大声叫唤道：“遭贼了，遭贼了！”

程春闻听此言，吃了一惊，急忙与夫人进入内室。果见箱柜皆被撬开，里面藏匿的什物，悉数被盗！

程家人快马飞报州府衙门。

当其时，陈豫川正与友人饮于盐市街“涪江春”茶园。他一边品着香茗，一边与友人对弈。茶座左侧置一铁架，架上搁铜壶，壶下炉火正红，壶嘴里热气袅袅。右侧茶托上搁二青花瓷碟，碟内各置糕点果脯若干。

陈豫川每投一子，就顺手拈起碟中的糕点送入嘴里，细细地咀嚼，随即小饮一口茶汤，和着慢慢咽下。他每吃一糕一脯，必用一方白巾净手，神态怡然闲适。

当他投下第一百二十九手白棋子时，猛然听得此事，嘴角露出一丝不甚相信的浅笑。他见围观的茶客面面相觑，不由得脸上阵阵发烧，佯装大怒道：“何方蠢贼，敢来遂州地界胡作非为？！”旋即将手中所执白子拍在茶几上，棋子竟嵌入几内而不碎。

旁人见了，纷纷咂舌，无不暗暗称奇。

说起陈豫川，遂州人多少有些自豪。这位陈捕头，早年因捕获梓州巨盗汪雄而闻名蜀中，被潼川府授予“铁血神捕”称号，位列蜀中四大名捕之首。

其实陈豫川既不高大也不魁伟，认识他的人，知道他做着捕头的公差，闲暇时爱去“涪江春”喝茶聊天，下得一手好棋。平时里把一双手保养得白嫩如玉。不认识他的人，很可能视他为衙门口站岗的差狗，只怪他平时口水滴答，一副小老儿模样。

陈豫川弃子拱手离席，快马赶到西门程春府上。

贺寿的人见陈捕头来了，纷纷让出一条通道来。

陈豫川目不斜视，阔步走进庄内。

偌大的庄院内，客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彼此间神秘兮兮地窃窃私语，见了陈捕头后，立即闭嘴噤音，不再言语。

陈豫川皱了皱眉头，叫手下的兄弟吩咐下去，凡来程府做客的人立即散去，不得在庄上逗留。然后，独自一人绕着程府的院墙，转了一圈又一圈，并仔细地将程府各要害处，彻彻底底地搜索了一遍。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平日里那张笑嘻嘻的脸上，顿时凝成了一团疑惑。陈豫川感到十分纳闷，自己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临近中午，陈捕头来到程春的卧室，见他还躺在床上怏气，便很随意地提了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谁想程春竟一问三不知，只道昨天夜里多喝了几杯酒，昏昏沉沉一觉睡到天明。程春一边说，一边哆哆嗦嗦地拿出一样东西递给陈豫川：“不知这个……？”

陈捕头接在手里，见是一支细细的钢针，针尾镌有一只小小的黄蜂，一双大眼突然变得贼亮。他从业三十年，自然见多识广，此针乃是蜀中唐门享誉江湖的独门暗器——无影神针！

陈豫川盯视良久，语气轻松地问道：“府上是否有人得罪过江湖朋友？”

程春很肯定地回答：“没有！”

陈豫川点了点头，把钢针用纸包好，藏在身上。然后笑了笑，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他一边走，一边思索，连骑来的马也忘了牵走。唉，偌大一个庄院，竟然看不出盗贼从何而入，当真是奇哉怪也！如不是家贼，那么便是外来的江洋大盗了？如果真是江洋大盗，为什么又偏偏留下唐门的标志？是嫁祸唐家，还是转移官差的视线？

陈豫川百思不得其解，一路上闷闷不乐。回到衙内，哪里还有心思料理公事？痴了一般回到城南的家中，躺在床上蒙头大睡。

家里人见陈豫川不言不语，知道他又犯心病了。这种情况他们见得多了，但凡遇到疑难费解的案子，陈豫川就会在床上静静地躺十天半个月，谁要是打扰了他，轻者一阵训斥，重者一记耳光。

家里大人小孩，都远远地躲着他。

一连数日，陈豫川“窝”在家里冥思苦想，偶尔也到街上茶铺里坐坐，听听茶客们的议论。街坊间的人大多认为是家贼所为，也有人说此贼乃京师巨盗，能飞檐走壁，更有人胡言乱语，说什么贼是三兄弟，亲眼看见他们像大鸟一样飞来飞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川东秦门干的。虽然人人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却没有一种说法靠谱，全都是个人的臆想和猜测。

闲来无事，陈豫川将那枚无影神针拿在手上，仔细地反复把玩。唐门乃蜀中武林泰斗，不可能做如此宵小之事。川东秦门，祖上倒是一江洋大盗，但受朝廷招安后，世代皆为良民，细想也不可能。思来想去，全无一丝线索，心痒痒地躁如猫抓。

陈豫川为此茶饭不思，夜不安寝。

终一日，家人发现陈豫川不见了，像一阵吹过大地的风，消失得无踪无影。邻人们嚼舌，说陈捕头遭强人杀害了，怪他多管闲事，惹恼了江湖朋友。这些话传到他老婆耳里，指桑骂槐地站在街沿上日诀（骂）人，最后还跑到州府里又哭又闹，非要见自己的“死鬼”男人不可。

衙里的同僚们并不知道陈豫川到哪儿去了，连知州大人也不知道。

腊月初二，遂州通往重庆的官道上，走来了一位手执白布招牌的算命先生。此人一路招摇，竟无一人认出他就是陈豫川。

中午时分，陈豫川来到了蜀中赫赫有名的唐门大院外，绕着偌大的庄院转了一圈后，便不走了。既然现场有唐门的独门暗器，唐门就脱不了干系。于是，他悄悄寻了一隐蔽处，耐心地在此守候了二十余日。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二十多天的守候居然一无所获。

陈豫川时常看着那支小小的钢针发呆，不知道思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如此重大的案件不仅毫无进展，甚至连一丝有用的线索也没有找到。

苦无他计，陈豫川决定返回遂州，再作商议。

陈捕头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快到遂州地界时，遇到一位重庆客商。这位重庆汉子言谈甚是豪迈，说到故里的豪门秦家大院，满眼尽是羡慕之色。陈豫川联想到茶肆里的传言，心想何不去碰碰运气？

腊月二十六，陈豫川来到潼南地界，远远看到卧龙山脚下矗一大宅，气势恢宏，计有房屋百十间，似新近建成。

陈豫川阅历丰富，潼南乃川中小邑，且距遂州城不远，他怎么从未听人言及此地有如此豪富之人？

心里有了疑团，便不走了。陈捕头独自一人来到大宅对面的茶棚里，买了一碗茶，慢慢地一边喝，一边和主人家聊天。谈话中，陈豫川不断地夸赞潼南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人民富裕，说得店主人呵呵地笑声不断。

二人言语投机，相谈甚欢，陈豫川慢慢将话题扯到了对面新建的大宅上。“如此豪宅，世所罕见。”

“谁说不是呢？”店主人语气中颇多自豪。

当问及何人所建时，主人却把一个小脑袋摇成了拨浪鼓，只说

五年前秋八月间，来了一位外乡人，出手阔绰，花万两黄金买下这百十亩坡地，动工修建了这座大宅子。

“好像是当年冬月二十六动的土吧？”

陈豫川听到这么一说，心里十分激动，表面上不露声色，呵呵地付了茶钱，转身而去。他无事一般来到附近的镇子上，找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每日里，陈豫川有事无事都到茶馆里坐一坐。一连十天，从未发现大宅的正门打开过，只有一个老仆每日里从院侧的小门进出，负责打扫房前屋后的清洁，偶尔也去镇上购些菜蔬。

陈豫川天生就是吃六扇门这碗饭的，能言善辩，机智伪巧。不多日，便与大宅子的老仆熟稔如故。

老仆人乃重庆万州人氏，新近聘来此宅。他对主人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只说主人年近七十，双目失明，在这个地方无亲无戚。

陈豫川很用心地听着，他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偌大的一座豪宅里，平时却只住有一仆、二丫鬟和两书童。

老仆人无意中给陈豫川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说是这大宅子的主人每到月圆之夜，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外出远行。多则十日，少则三五日，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去干了些什么。“反正出去的时辰，一定是深夜子时。”

陈豫川听了老仆的话，心里渐渐明朗起来。

上元佳节闹元宵，山乡里处处焰火齐明，鞭炮声声。陈豫川仿佛忘记了当天是什么日子，一门心思想着大宅子的种种古怪。他早早地在宅门前的空地上，胡乱放了十几堆秽物，自己则隐匿在一旁的黄葛树上，偷偷地观察动静。

当天夜里，明月如昼。子时，豪宅的大门准时打开了。

陈豫川看见两个书童提着灯笼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位白发银须的老叟。两个书童只顾前行，丝毫没有搀扶老叟的意思。

老叟年纪虽大，脚步却甚是矫健，遇到有秽物的地方，轻快地绕道避开，并不践踏其上。

陈豫川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知道这个老叟乃伪作瞽人，绝非善类！联想到贼是三人的传言，陈捕头心里暗恃，两个书童莫不是他的帮凶？

八日后，丑时。

两个书童驮着沉甸甸的包袱，偕老叟从外面匆匆返回大宅。陈豫川看在眼里，兴奋得像一个捡到银元宝的孩童，立即返回客栈，倾壶长饮。

翌日天明，陈豫川扮成算命先生来到大宅门外，高声叫道：“前朝诸葛亮，后世刘伯温，吾本鬼谷子，江湖神算命！”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出来一个书童，对陈豫川说：“我家主人有请先生。”

陈豫川彬彬有礼地颌首致谢，跟着书童进了大宅。

院内十分宽大，仅中轴一线，楼宇就多达十六重。每重大门皆紧闭，人从耳门入。

二人行至最后一重，房屋大门自动开启。陈豫川看见银发老叟扶椅端坐厅中央，急忙上前请安。

老叟竟然视而不见。

陈豫川不觉尴尬，笑着相询：“不知府上何人算命？”

老叟闻言笑曰：“你是算命先生吗？陈捕头陈大人！”

陈豫川听他一说，吃了一惊。好在其长期混迹江湖，倒也处变不乱，心想既然被他猜破，不承认反倒示弱。当下凝神戒备，朗声